

# 老友頌



自由談  
方潤華

在人來人往、聚散離別的人生旅途中，友情是生命中珍貴的精神財富，少年時代的友情簡單純真、大家快樂同行；當風華正茂時，志同道合的友情是大家相知相惜、彼此鼓勵，而事業上良師益友的指點與提攜，更是走向成功的指路明燈。常言道：「相交滿天下，知心有幾人」，茫茫人海中誰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呢？就是那些以誠相待、真摯關懷的朋友，沮喪時能激發我們奮發向上的勇氣、困惑時幫助找出方向、危難時勇於施以援手，這些都是我們人生中的良師益友，值得一生敬重、珍惜與感恩，用心維繫志趣相投、又值得信賴的友誼，是人生一大樂事。

及至老年，人們常常將「老伴、老友、老本」譽為「退休三寶」，實乃言之有理，親情與友情在生活中總是相得益彰、缺一不可，需精心呵護以保和諧長久。現代社會正逐步邁向老齡化、少子化，「空巢」問題十分普遍，子女們即使孝順，也因忙於工作、難以長期陪伴，與老伴即使鶼鶼情深，也總有一人會先行離去，難免會感到孤寂傷感，若有知己老友互相理解、支持鼓勵，對高齡長者保持心靈健康有莫大的裨益。

如今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健康」作出了新的定義：「健康不單僅是身體上的，舉凡身體、心理、社會適應、經濟支持都是處於

最好的情形」，所以長者的心靈健康不容忽視，歡欣快樂與健康長壽是息息相關的，希望年輕人多體諒長輩處境，勤加探望、表達關愛；人人都會步入老年，長者大多為社會及家庭貢獻良多，希望社會提倡「敬老、愛老、護老」文化，提供場所、組織活動幫助長者有較佳的社會人際關係，當老年人有良好的精神互動及社交活動，除了增強體質延長生命長度，更可增進生命的品質，並能減緩知覺退化程度，腦筋常常動、痴呆應少有，可減輕家庭及社會的醫療負擔。

年漸漸長失去漸多，看透「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之路，更加珍惜與良朋好友的互相關懷，當今世界科技發達，不必像古人要靠「鴻雁傳書」與遠方友人聯絡，現在無論身處何方，電話、網絡四通八達，長者一定也要與時並進，樂於接受新事物、新知識，才能享受到高科技帶來的便利，大家一起交流養生經驗、讀書心得，論盡天下事，笑談不深究。

譚詠麟先生演唱的《朋友》膾炙人口，老朋友們聚會不妨一齊來歌頌友情：「繁星流動，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摯待人……情同兩手，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分擔總不分我或你，你為了我，我為了你，共赴患難絕望裏緊握你手，朋友！」



如是我見  
承言

這兩天，一張只有影子的個人照片在內地的網上熱傳。這張「照片」只有一個頭像的輪廓，但他的胸前是鮮艷的國旗。這是第二十五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入圍的個人，他來自國安戰線。

根據入圍資料，這位沒有具體容貌的個人介紹也非常簡單：江健，男，滿族，中共黨員，現為遼寧省國家安全機關幹警，是一名深沉內斂、精明幹練的國安「尖兵」。儘管人們不知道他到底長得怎樣，但網友們說：「隱秘而偉大的你，祖國和人民不會忘記！」這就是國安戰線的縮影。

上周，香港舉辦了國安法實施之後的第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中聯辦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在開幕禮致辭時以「昂貴的代價」來形容香港在安全問題上遭

# 歲月靜好的背後

受的損失，以「切膚之痛」來形容對市民造成的有形或無形的傷害。

筆者相信，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與健全的安全制度，繁榮與發展便只是空中樓閣。香港市民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都已有切身體會。我們之所以能夠生活在一個繁榮安定的社會，這背後就是因為有許許多多和前文提及的那位樣貌不能公開的國安幹警一樣，為維護國安事業做出努力的一線工作人員。而維護國家安全是一項長期、且只會越來越具有挑戰和困難的事業。

如今香港社會擺脫「黑暴」，反中亂港分子以及西方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已經受到嚴重打擊，逃跑的逃跑，坐牢的坐牢，然而我們需要時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識。當前香港國安形勢的風險已然不在於街頭，但可能轉向地下化。

什麼是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地下化？簡單而言有兩個表現：一是不排除有頑固的反中亂港分子或者西方勢力透過「獨狼」式的活動來破壞社會安寧；二是「港獨」等激進

思想通過校園和媒體繼續被傳播，反中亂港的媒體和政客繼續通過宣傳煽惑人心，令社會暗流湧動，伺機而動。其中，第二點尤為難防，也是風險更大。

反中亂港分子過去靠輿論作政治動員，現在失去街頭叫囂之後，他們對輿論工具的依賴程度有增無減。這也難怪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提醒，外部勢力利用香港部分界別或傳媒，為他們的利益服務，並潛移默化、蠱惑人心。鄧炳強所指的媒體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儘管記協跳出來為那所謂媒體喊冤，又用新聞自由的幌子詭辯。

不過，BBC最近一期有關的這個媒體老闆的紀錄片似乎「說漏了嘴」，BBC是這麼說的：「某種程度上說，它不僅是一份報紙，可以看出它與示威活動有著緊密的聯繫。」

所以，哪有什麼歲月靜好，這背後都是因為有人守護著我們。現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進入新階段，我們充滿信心，但又需要居安思危，任重道遠。

# 蝴蝶花裏水仙操——悼詩人譚福基



人與事  
黃秀蓮

譚福基校長跟我相識得奇妙，永別得急遽，從識荆至今只得十個月，見面僅僅六次，如此短暫，那麼匆匆，沒有經歷歲月的沉澱，更未有為義氣而兩脇插刀的機會。純然君子之交，卻難以解釋地建立了異乎尋常的互信，甚至竟有肝膽相應的感覺。

二〇二〇年許冠傑之抗疫網上演唱會聽得我十分感動，搜尋資料方知道他與陳耀南教授的緣分，想起自己曾承陳教授幫忙，讚頌良師之念油然而生，便寫了《陳耀南教授二三事》。拙作發表後，正愁文章主角讀不到，翌夜短訊忽然傳來，來者說是陳教授的英華學生譚福基。譚福基，名字很熟哩，啊，是了，是《詩風》健筆。原來他受了老師所託，展開了一段「尋人記」，終於不辱使命，在茫茫人海中把我尋出來了。一場相識，生於堪驚疫情，源自師生厚誼，成於眾眾訪尋，起點來得出奇，終點停得倥偬，人生遇合，豈能逆料？

論輩分他是半長輩，故此我稱他為譚校長。大家都住港島之東，茶敘方便，他總是體貼還就，約在我家商場品茗。裊裊茶香，話題集中於英華歲月和姜夔情詞。談英華，牛津道滿載故人足跡，聽英華有情舊事，分外親切。他說：「許冠傑長得高，坐在最後，我最鍾意走到後面，摸摸弄弄他的頭髮。男孩子，哪有頭髮那麼柔軟的？」「當年我們那班只得二十多人，居然十多人考入港大。校長艾禮士（Mr. Terence Iles）主政時代，勢頭很好。」可惜後來校長受窘謠言，校董會竟不支持，將他解僱。校長黯然移居菲律賓，舊生重義，成立基金把老校長生養死葬。

說姜夔，因為彼此都愛寫作，於文學體會較深。他研究姜夔，去年出版了《蝴蝶一生花裏——八百年前姜夔情詞探隱》，書一印好，翌日立刻送來，一送就是兩本，一時未解其意，答案是「一本保存，一本做筆記。」他想到周到，這本書深耕細作，必須精讀，果然我要用黏貼



▲譚福基著作《蝴蝶一生花裏——八百年前姜夔情詞探隱》。資料圖片

紙、鉛筆、熒光筆留下感想。他則隨手拿起餐巾紙，畫了地圖，標示數個地點，說先要去常熟訪舊，然後沿着姜夔坎坷一生的步履遊歷，希望可從依稀景物尋覓白石詞的資料。這是嚴謹的治學態度，也是逍遙的生活取向。

對於姜夔娶蕭德藻侄女，背約負盟，我頗表不滿。他可不跟我辯論，卻虛擬蕭夫人氣焰，怒罵窮鬼丈夫：「想死呀！」維肖維妙，一句點中姜夔困局，真把我笑破肚皮。我一向頑固，當下也轉念了，白石的如意算盤大概是先入贅高門，再迎娶青樓舊愛入門為妾，殊不料盡皆痴心妄想。他這種庖丁解牛式的說話技巧，若不經意，已流露出圓熟的智慧。

跟他聊天真有意思，敢以有趣、有才、有學，有情來描寫。

第一次飲茶，他就笑說：「我有時會和校工打麻雀，每次都是我輸。」「您是魚腩哩。」難道麻雀癮那麼大？難道沒有雀友？當下我沒有把話說破，這其實是《醉翁亭記》的詼諧版，讓校工贏錢贏面子，不就是「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嗎？

他跟我一樣在唐樓長大，他住旺角，我住深水埗。有回做生物實驗，要解剖蟬

螂，何處捕捉蟬螂呢？同學為難了。他卻拍心口道：「你們要多少隻，我就捉多少隻回來，我家廚房無限量供應。」原來廚房牆壁沾滿油煙，油漬厚到可以黏住蟬螂腳爪，他隨時手到擒來。我筆下的唐樓輕漫哀愁，他口中的唐樓蟲蟻橫行，大家都出身貧寒，很多共鳴。或以為以校長地位，跑去與校工決戰四方城，是故意放下身段，但是我推測他的DNA裏頭不沾庸俗，像蘇東坡那麼自在交友就夠快活了。

說他有才，得介紹《水仙操》和《蝴蝶一生花裏》，前者是小說和評論，後者是精微深入的姜夔研究。他尚有許多詩詞對聯仍未付梓，且舉幾個例子。對聯「學似海收天下水，性如桂奈月中寒」。「橫波灑灑催新綠，遠萼萋萋起白頭」，是南丫風光。「一瞬相逢猶覺恨，薄情分隔見無門」道盡男女離合，淒怨欲絕。「涵光。清氣潤。翠深庭院，花薄天香。雁啼秋水遠，無處商量。月到閒亭如畫，到如今、老了譚郎。空飛鏡，重磨塵缺，玉斧倦吳剛。」《滿庭芳·中秋》下片。東華文物館最近重修，楹聯開光，正是他的大作。

學問哩，讀過《蝴蝶一生花裏》，自會明白他的功力。深邃學問，以清詞麗句出之。他那套學問，厚重如降龍十八掌；那種筆法，輕靈似凌波微步。

四月十二日約了他午飯於太古城，怎知影蹤渺然，急忙致電，譚太太告以丈夫凌晨大風，左腦嚴重受損，醫生已放棄治療……天啊，譚校長！您怎能爽約？怎能爽約啊？下年中央圖書館待您演講、白石詞補遺仍未完成、硯台古墨蘸滿您濃濃的詩興、以您的白石研究為藍本的粵劇《揚州慢》還未開鑼、好酒好肉等您品嚐……詩心正旺，文思泉湧，您竟於翌晨與世長辭了。

三月八日婦女節我臉也不紅就要他作東，請我吃飯，他最後一番話是「我要去澳洲探他，他是恩師，不是他教我中文，我考不上港大的。」從小荷初露尖尖角的中四學生，到才高學富的詩人學者，他一直是陳耀南教授最器重最愛惜的門生。如今魂兮不歸，天涯路遠，孔子哭顏淵，能不痛哉？

▶老年是人生另一重要階段。



資料圖片

# 保管記憶的人



人生在線  
姚文冬

二〇〇五年，我賣掉了老房子，買了一部數碼相機，給兒子買了一個草綠色的背包。我說，以後你該有一個自己的包了。在他的包裹裝上了鑰匙、紙巾，水果麵包，洗漱用品，還有屬於他的那張車票，然後，帶着他去了西安。

那次醞釀了些日子的旅行，臨到出發的前一天，他卻突然發燒了，為了不耽誤行程，連夜去醫院輸液，第二天早起又接着輸，醫生說這可不好，我說顧不得了，要趕下午的火車。勉強退了燒，到西安時，他還是無精打采，一副懶洋洋的樣子。

今天下班回家，妻子怎麼就把那個包包翻出來了，她說，這個包沒用了也扔了吧，以後，她加重了語氣，沒用的東西就直接扔掉。我說，這個背包是兒子小時候的，一點沒壞呢。她說，可也沒什麼用了啊？但語氣裏有了猶豫，輕輕把包包丟在了沙發上。

我還看到，餐廳牆根下，蹲着一盞檯燈，乳白色的電線網在藍色的燈罩上。剛搬家時，我買了好幾盞這種檯燈，兩個寫字檯，還有每個房間的床頭都放一個。其實它們並沒派上用場，而且燈泡也燒壞

了，也懶得去換，就扔到了地下室。地下室是一個緩衝區，下不了決心要遺棄的東西先放進地下室，並不是它們還值錢，而是值得記憶。

每個人都有一段記憶不屬於自己，就是會記事之前的那些事。母親常對我說，我剛學會說話，愛屁顛屁顛地往豬圈那跑，扳着豬圈門子和豬說話。對我來說，這樣的事聽起來就像是別人經歷的。她還說，有一個有兩個女兒卻沒有兒子的木匠叔叔很喜歡我，給我做了一輛微型的小馬車，拴上繩子，我拉着它滿院跑。她還把那輛小馬車翻出來給我看看，除了看到它的精緻和逼真，我什麼也想不到。

會記事之後，記憶才真正屬於自己，但也不是全部。我愛跟兒子說往事。如果現在我跟他說這個草綠色背包，他可能想不起是他用過的了。所以說，還有一部分記憶，也是由父母為兒女保管的。我們就是為兒女保管記憶的人。

晚上回家，發現屋子變得簡潔乾淨，肯定有不少冗雜之物被妻子清除了。那盞檯燈不見了。又一回頭，那個背包卻還躺在沙發裏，像一個懶洋洋的孩子。



廿四節氣

「穀雨收寒，茶煙颯曉，又是牡丹時候。」《中國天文年曆》顯示，今日四時三十三分迎來「穀雨」節氣。此時節，楊花飛舞，柳絮飄揚，牡丹吐蕊，百穀茁長，正是萬物靈動的大好時光。

穀雨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六個節氣，也是春季的最後一個節氣。在傳統農耕文化中，穀雨節氣將「穀」和「雨」聯繫起來，表示降水狀況和「雨生百穀」。穀雨節氣後，氣溫升高，雨量增多，空氣中的濕度進一步加大，極適合穀類作物生長。

新華社

# 穀雨農事忙

